

当代俄罗斯外交：理论兴替与政策承变

柳丰华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至今，在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幻不定、俄罗斯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俄领导人外交理念调整等因素影响下，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转型到定型的演变进程。这一进程分为亲西方外交（1991~1995年）、“多极化”外交（1996~2000年）、大国务实外交（2001~2004年，2009~2013年）、新斯拉夫主义外交（2005~2008年）和大国权力外交（2014年至今）五个阶段。俄罗斯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强国主义等外交理论，对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既因势而变，又变中有承，形成若干共识。俄罗斯外交政策共识包括追求大国地位、重视维护国家安全、追求国际权力、利用国际机制和注重经济外交等，这些共识将为今后俄政府所遵行。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俄罗斯仍将奉行大国权力外交政策。

【关键词】 俄罗斯外交政策 俄罗斯外交理论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政策 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 柳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对世界格局、欧洲和亚洲安全以及国际形势都有重要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展开军事政治对峙，2021年以来俄与北约在乌克兰的军事竞争空前激化，俄与美欧在白俄罗斯等中间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角逐日益加剧。这些问题凸显出俄罗斯对欧洲和欧亚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醒美国和欧盟正视俄有关利益诉求和政策立场，与俄共同妥善处理有关矛盾，以维护欧洲地区安全。

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因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时有调整，并逐渐确立其独立性、全方位性和大国特色。俄罗斯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对全球政治和地区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论述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外交理论

的兴替、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其内外动因，总结俄外交政策共识，评估其走势，以期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理解俄外交政策提供学理参考。

一 当代俄罗斯外交理论的兴替

在俄罗斯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形成了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强国主义等外交理论。苏联解体后，这些理论流派在自身继承衍变并与其他流派争论竞争的同时，在不同时期，对俄罗斯外交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外交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外交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和价值观产生作用而间接实现的。

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又译作西方派）主张走西方（欧洲）发展道路，“融入”西方世界。自彼得一世在俄国实施西化以后，这一学派在俄苏持续不绝，其影响在新俄罗斯独立之初一度达到巅峰。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属于西方文明，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制度才中断了其西方属性，独立的俄罗斯应当回归西方文明；苏联和西方的长期对抗给苏联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必须回到“文明民族大家庭”，以永远地终结彼此对抗；俄罗斯没有必要再次寻求一条“特殊的俄罗斯道路”，应当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真正的民主社会。在对外政策上，西方派将西欧和美国看作主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盟友以及经济援助来源，主张俄罗斯应该面向西方，谋求加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共同体。俄罗斯国际战略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与西方的伙伴关系，加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机制——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七国集团等^①。西方派认为，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既是俄罗斯的经济“包袱”^②，又是妨碍俄尽快回归西欧文明进程的累赘^③，应当甩掉。苏联解体初期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外长科济列夫和俄政府多名高官，以及“俄罗斯的选择”联盟和“亚博卢”等政党，都是西方派，均奉行亲西方政策。尽管如此，由于西方派以意识形态划线，实际上忽视俄罗斯国家利益，而美欧仍旧基于现实主义理论，乘俄衰弱之机抢占中东欧，损害其国际利益和地位。以 1996 年 1 月

^① Под ред. А. П. Цыганкова, П. А. Цыганк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у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 ПЕР СЭ, 2005 г., С. 99.

^② Под ред. А. В. Торкун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98 г., С. 438.

^③ S. Neil MacFarlane, Russia, the West and Europe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5, No. 3, Autumn 1993.

科济列夫被免去外长职务为标志，俄罗斯终结亲西方政策，西方派随之式微。

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又译作斯拉夫派）主张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东斯拉夫国家为核心复兴帝国，并充当东西方文明和均势的平衡者。斯拉夫派是19世纪40年代在同西方派进行的俄国发展道路问题大争论中形成的，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俄国应当沿着古代罗斯的独特的道路前进，而农村公社和东正教是其基础；俄国君主政权与人民和谐相处，君主专制能够使俄国社会摆脱政治斗争；俄罗斯民族怀有“救世”使命：俄国不仅不应当走西欧社会政治发展道路，而且将把和谐与拯救的福音带给不和谐的和垂死的西方^①。苏联解体后，斯拉夫主义再度活跃起来，积极为俄罗斯国体建设贡献思想。新斯拉夫派的主要观点包括：保持和发扬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特点，反对俄“全盘西化”；俄罗斯应该成为强国，充当东西方文明平衡和力量平衡的维持者；建立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族人聚居的北部哈萨克斯坦的统一国家或者国家联盟^②。新斯拉夫派支持俄罗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公开主张俄复兴帝国。他们反对俄罗斯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主张俄以其南部和东部邻国为外交优先方向^③。新斯拉夫派包括俄共和自由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及俄民族主义者，普京总统也认同关于俄独特发展道路的观点。2005～2008年，新斯拉夫主义主导俄罗斯外交政策，坚决捍卫其发展道路的独立性与合理性，捍卫俄主权，在国内和独联体地区防范或抵御“颜色革命”，与西方意识形态矛盾突出。从此，俄罗斯越来越坚定地沿着本国发展道路前进。

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又译作欧亚派）主张俄罗斯重建欧亚帝国，并联合亚洲国家，反对美国单极霸权。欧亚主义产生于十月革命后流亡欧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反映了他们对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基本观点是：俄罗斯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欧亚洲”，它拥有特殊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特性，因此应当走特殊的欧亚主义发展道路；反对欧洲中心论；承认俄罗斯国家观念具有“鞑靼根源”，即形成俄独特性的强大的亚洲因素；俄罗斯应充当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④。苏联解体后，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再度兴起。新欧

①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焱、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② 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5页。

③ Под ред. А. П. Цыганкова, П. А. Цыганк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у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 103.

④ 柳丰华：《“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8页。

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俄罗斯是大陆强国，其使命在于反对海洋（大西洋主义）文明及其领袖美国和重建“大欧亚帝国”；建立平等的斯拉夫族—操突厥语民族联盟和东正教—穆斯林联盟^①。其外交思想还包括：俄罗斯的主要使命在于维护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其中包括恢复原苏联统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空间；反对俄罗斯的亲西方政策，主张优先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将俄与印度、中国的军事合作作为新的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础；对美国 and 欧洲实施区别对待政策：将美国作为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反对其遏俄政策；改善与欧盟关系，逐渐融入欧洲经济和政治体系^②。时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是欧亚主义的代表，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叶利钦总统也接受了这一理论，包括军方在内的俄强力部门大多支持该理论，1996 ~ 2000 年俄罗斯的“多极化”外交政策就是以之为理论基础的。此后随着俄与西方关系改善，该学说的政治影响减弱。但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欧亚主义再度兴盛，成为俄罗斯加强欧亚地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机制、联合亚洲国家和抵制西方遏俄政策的理论工具。

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ничество，又译作强国派）主张维护俄罗斯的主权、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恢复其大国地位，保持国际战略稳定，追求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自蒙古人征服基辅罗斯之时起，不安全感就对俄罗斯民族心理打上了烙印，莫斯科公国为推翻蒙古人统治所作的斗争，坚定了俄罗斯民族追求政治独立的信念。此后波兰、奥斯曼帝国、瑞典、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异族的人侵，加重了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促使其扩张领土，以便将边界和前线推向远离俄政治经济中心的地方，同时成为强国，以应对外国威胁。“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赋予俄国的强国构想以宗教基础，使之承担起保护境外东正教徒和扩大基督教影响的使命。亚历山大一世治下俄国在反拿破仑战争及建立战后欧洲秩序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二战后苏联成为两极国际体系的缔造国和其中一极，由此而产生的大国荣光和强国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民族记忆之中。苏联解体后，在经历了西方主义的短暂主导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很快回归强国主义传统。强国派认识到，俄罗斯陆地边界漫长，与诸多强国相邻，介于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因此，主张俄在联合西方世界的同时，致力于确立其独立而具有独特文化的

^① Под ред. В. А. Колосов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 2000 г., С. 25 - 27.

^② Под ред. А. П. Цыганкова, П. А. Цыганк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у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 101 - 102.

强国身份。俄罗斯的强国主义意味着俄在欧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政治经济自足性和足以打败任何其他强国的军事实力^①。强国派对内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优先巩固俄罗斯政权，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内部团结，而不是自由和民主^②。强国派致力于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并谋求西方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和尊重。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战略与策略，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主张与西方结成同盟以应对共同威胁的，有主张在东西方之间纵横捭阖的，也有主张推行反西方政策的，如果后者拒绝承认俄最重要的对外政治利益^③。强国派主张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保持俄美战略稳定。在西方不危害俄罗斯地缘政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强国派愿意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推动经济现代化。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现政府的很多高官以及“统一俄罗斯”党的多数党员都属于强国派。

虽然俄罗斯外交政策是俄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反应，但是，作出对外决策的俄国家领导人在认知国际形势、界定外部威胁和选择应对方略等问题上，无疑受到上述四种外交理论以及其他思想的影响。在以上四种外交理论中，除强国主义纯属外交理论外，其他三种理论不仅是俄罗斯外交理论，而且是关于俄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就外交主张而言，这些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交叉或近似之处。比如，欧亚派、斯拉夫派和强国派都反对西方派，支持俄罗斯维护自身大国地位，但是在俄作为大国的势力范围、外交优先方向和外交策略等问题上有显著的分歧。就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而言，四种理论虽然都曾在某个时期主导过决策层，但从长远视角看，它们为日益成熟的俄外交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各自理论的合理成分。比如，乌克兰危机以来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就兼有欧亚主义、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成分，当然，欧亚主义的特点更为显著。

二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

苏联解体至今，在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幻不定、俄罗斯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俄领导人外交理念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转型到定型的演变进程。这一进程分为五个阶段，即亲西方外交（1991～1995年）、“多极化”外交

^① 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и др., Глоссарий//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1, 2020.

^② Цыганков А. П.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от Горбачева до Пути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Москва, 2008 г., С. 20.

^③ 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и др., Глоссарий.

(1996~2000年)、大国务实外交(2001~2004年,2009~2013年)、新斯拉夫主义外交(2005~2008年)和大国权力外交(2014年至今),从中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外交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1991~1995年,俄罗斯西方派主导外交决策,奉行亲西方政策。冷战的烟消云散结束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执政的俄民主派不仅继承了戈尔巴乔夫的亲西方政策,而且力图“融入”西方。(1)加入西方国际组织。俄罗斯先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但是仍被拒于北约和欧盟之外。(2)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战略伙伴甚至同盟关系。俄罗斯期望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立世界新秩序,同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但是西方将俄视为“冷战失败者”和附属国,而不是平等的伙伴。(3)在核军控领域放弃俄美对等裁减原则,于1993年1月与美国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根据条约,俄罗斯将全部销毁美国最为忌惮的SS-18多弹头洲际导弹,而美国只裁减1/2的潜射导弹。与此同时,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奉行“甩包袱”政策,对与亚非拉国家发展关系缺乏兴趣。此时俄罗斯形成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俄执政当局以西方的意识形态盟友自居,实行亲西方外交政策;俄希望获取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以资助俄经济政治改革;美欧支持俄民主派,力图促使俄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然而西方推动北约东扩进程等政策举措,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利益,导致俄与西方“蜜月期”结束。亲西方外交政策虽然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但是没能使俄真正“融入”西方,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俄在独联体和亚非拉地区的传统利益。

1996~2000年,俄罗斯以欧亚主义为外交理论基础,推行“多极化”政策。其主要目标是整合独联体地区,恢复俄大国地位,推进世界多极化。(1)推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借助于独联体抵制美国单极霸权。俄罗斯加强独联体框架下的政治与外交合作,促进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集体安全条约机制下的安全合作,以此为基础,构建地区集体安全体系;主导建立多个次地区一体化机制,包括关税同盟(后来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白(俄罗斯)共同体(后来升级为俄白联盟国家),与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进程相辅并行。(2)抵制美国单极霸权。俄罗斯反对美国以北约为工具,独揽欧洲安全事务权力,进而谋求世界霸权。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1997年5月同北约签署《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其中载明北约对俄若干关切的承诺;反对北约撇开联合国擅自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使用武力,并通过外交斡旋促使科索沃战争在联合

国架构下获得政治解决；反对北约将其安保功能扩大到其责任区以外。俄罗斯反对美国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在19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法案》后，俄主张维护《反导条约》^①，反对美谋求对俄战略优势。(3) 推行全方位外交，特别是发展与中、印度的战略协作。俄罗斯在发展与欧洲国家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对亚非拉国家外交。1996年俄罗斯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0年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甚至有意建立俄中印三国联盟，以期借助于中、印平衡美国。俄罗斯实行多极化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北约东扩直接威胁俄安全；美国意欲建立单极霸权，迫使俄从属于这种“国际体系”^②；西方防范俄“帝国野心”；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等。多极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使俄外交具有了全方位性。但是，由于俄罗斯实力不足以改变世界秩序，该政策以失败告终^③。

2001~2004年和2009~2013年，俄罗斯以强国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推行一种兼求大国地位与务实合作的外交政策。这也是冷战后俄罗斯第二次和第三次接近西方的时期，这两个阶段俄内外形势各异，而外交策略同，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建立稳定而有效的政治体制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俄才能真正立于世界大国之列；而在美国暂时放弃遏俄政策和西方不损害俄核心地缘政治利益的条件下，俄也乐意与之开展务实合作，以促进俄经济复苏（2001~2004年）和经济现代化（2009~2013年）。“9·11”事件后，普京政府借机发展国际反恐合作，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摆脱从科索沃战争以来的低谷，进入务实合作轨道。俄罗斯与美国结成反恐伙伴关系，在反恐、核裁军、经贸等领域进行合作，为美赢得阿富汗反恐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俄还加强了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关系，2003年5月俄罗斯和欧盟确定建立四个共同空间（经济空间，内部安全和司法空间，对外安全空间，科学、教育和文化空间）的长期目标。与北约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提升了双方合作水平。同时，俄罗斯保持对北约东扩和美国部署反导系统问题的反对立场。普京政府将集体安全条约改组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推进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

^① C. Cerniello, NMD System Achieves First Intercept; U. S. Clarifies ABM Negotiating Position, *Arms Control Today*, September/October 1999.

^② Примаков Е.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кануне XXI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 горизонте — многополюсный мир//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10, 1996 г.

^③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 2 апреля 2000 г. http://www.svp.ru/live/materials.asp?m_id=6744&r_id=6828.

双边关系；发展与亚太国家经济合作，淡化了俄中战略协作的反制美国色彩。2009~2013 年，俄罗斯延续了上述政策。“梅普组合”还利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遏华拉俄因素，与奥巴马政府实现俄美关系“重启”，取得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合作成果；促使欧盟搁置在俄格武装冲突问题上的矛盾，恢复与俄务实伙伴与合作关系。俄罗斯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2011 年与中国共同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尚能务实合作，但是在欧洲反导系统、美国干涉俄内政和乌克兰参与欧盟一体化等问题上矛盾重重，这些矛盾的破坏力还在发酵之中。总的说来，这种兼求大国地位与务实合作的外交政策，维护了俄罗斯安全和国际利益，促进了俄经济复苏与增长，从而也促进了俄大国地位的恢复。

2005~2008 年，针对美欧干涉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和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俄推行新斯拉夫主义外交政策。其主要目标包括：捍卫俄罗斯自主决定的民主发展道路，阻止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对美国既保持必要的合作，又在涉俄核心利益领域坚决反击^①。（1）维护俄罗斯的主权和民主发展道路，以“主权民主”思想抵制美国的“民主输出”。2005 年 4 月，普京总统提出“主权民主”思想，其核心观点是：俄罗斯首先要维护主权，反对他国以民主问题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俄根据自身历史和国情，自主决定其民主发展道路；俄反对他国“输出民主”^②。普京政府通过控制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境外资金来源和实施诸多民生项目等方式，消除了可能引发“颜色革命”的内部社会政治条件。（2）积极帮助独联体国家抵御“颜色革命”。俄罗斯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平定安集延骚乱，使之没有演变成“颜色革命”；向举行大选的独联体国家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防“颜色革命”之患于未然。（3）发展与欧盟的务实合作，同时在普京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颜色革命”、欧盟“新邻国”政策等问题上坚持己见，因而俄欧政治关系基本上停滞不前，建立“四个共同空间”的构想毫无进展。（4）在保持与美国反恐、防扩散、经贸等领域合作的同时，反对美国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及其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反对美国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东扩名单。不仅如此，俄罗斯继续推进世界多极化。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讲话中，普京总统指出，单极世界模式不可接受，

^① 柳丰华：《“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0 页。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25 апреля 2005 г. <http://www.regnum.ru/news/819231.html>.

也不可能实现；俄罗斯将与伙伴国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①。(5) 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与中国共同抵御西方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2005年中俄两国发表“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同年上海合作组织发表元首宣言，声援中亚成员国防范“颜色革命”的立场。普京政府推行新斯拉夫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在独联体地区推行的“颜色革命”直接威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和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军事安全政策对俄构成威胁；普京总统内外政策理念转向斯拉夫主义，等等。新斯拉夫主义政策捍卫了俄罗斯国家安全，维护了俄在独联体地区的传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俄大国地位，同时也使俄与西方关系复杂化。

2014年至今，普京总统以欧亚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兼顾强国主义等理论，实行大国权力外交政策^②。2014年2月的乌克兰危机，演变成俄罗斯与西方的欧亚大棋局对决：西方必欲将欧亚地区从俄监护之下剥离，俄则坚守不放，双方展开对抗和竞争。(1) 与西方对抗，仅在核裁军等极其有限的领域保持合作。从2014年3月起，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继而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俄银行、能源和军工企业；8月俄对美欧实施反制裁，双方“制裁战”迁延不已。美国和北约都在东欧前沿增兵布阵，遏制俄罗斯，俄与西方陷入军事政治对抗。与此同时，俄美反导竞争加剧，2019年8月又开启陆基中短程导弹竞赛，两国仅维持了核裁军合作。(2) “转向东方”，即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积极深化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2019年两国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特惠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只有俄日关系进展缓慢。2016年以来，俄罗斯致力于以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等成员国为对象，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③。(3) 推进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坚决抵御西方在该地区的扩张和搅乱。2015年1月普京政府主导成立欧亚经济联盟，旨在2025年前建立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现在该联盟已发展成为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火车头”。同时，针对美国和北约扩大在乌克兰

① [俄] 普京：《在慕尼黑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载《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381页。

② 柳丰华：《从大国经济外交到大国权力外交——普京总统第三、四任期的外交战略》，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4期。

③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 июня 201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兰的军事政治影响，俄罗斯也针锋相对地加大对乌东地区武装势力的支持力度，借助于后者牵制乌加入北约政策。2020 年，西方支持白俄罗斯反对派在白总统选举后发难，又挑起纳卡问题当事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军事冲突，以在俄罗斯周边制造混乱，普京政府给予了及时而强硬的应对。2021 年普京政府为西方和北约在欧亚地区的存在划出“红线”——北约不得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原苏联国家入盟、北约不得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部署进攻性武器等^①。（4）重返中东。2015 年普京政府军事介入叙利亚事务，巩固了俄罗斯在叙优势地位，扩大了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普京政府推行大国权力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有：西方将乌克兰纳入其地缘战略轨道，损害了俄罗斯安全和经济利益；俄与西方在地缘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竞争激化；俄大国思维根深蒂固，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原苏联地区是俄大国身份的地缘战略基础观念同样根深蒂固。因为推行大国权力外交政策，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不得不将外交优先方向从“大欧洲”转到“大欧亚”，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但是失去了乌克兰，滞缓了俄现代化进程。

三 俄罗斯外交政策共识的形成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虽然因国内外形势变化而不断演变，但是在俄外交决策层、政府机构、政党、学术界、大型企业与媒体长期的辩论和博弈过程中，在对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断评估和调整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外交方针、构想和策略共识，并为后来的俄政府所继承。这些外交政策共识主要包括：

其一，始终秉持大国思维，极力维持俄罗斯大国地位，俄罗斯认为，它是大国或曰强国，这种国际地位理应受到尊重。叶利钦总统在 1994 年国情咨文中宣称，俄罗斯是大国，俄外交政策应当永远符合这个高标准。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先是以“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政策，继而反其道而行之，又以抵制美国单极霸权的“多极化”外交，维系俄罗斯大国地位。虽然都没成功，但是仍然向外部世界展示了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的决心，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 2000 年以来，各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都以维护俄大国地位和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普京政府在与西方的顽强对抗中，坚持“巩

^①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мера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7 декабря 2021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03/

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领导国的地位”^①。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和大国外交目标主要包括：维护俄罗斯作为当代世界多极之一的地位，构建公正民主和基于集体决策原则的国际体系；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经贸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形成；维持国际战略稳定；维护俄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等等。乌克兰危机后，普京政府实施“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期望构建欧亚—亚洲区域一体化新模式。这一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表明，即使是在与西方对抗的形势下，俄罗斯仍然要打造一个区域性新机制，同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分庭抗礼，以维护俄大国地位^②。

其二，极其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对俄罗斯来说，国家安全重于一切，安全目标高于其他任何目标。其国家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对外政策、生态和网络等各个方面。俄罗斯长期将维护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持俄美军事平衡、保持俄在欧亚地区军事政治优势等，作为对外军事和政治安全的首要目标。俄罗斯为维持俄美军事平衡，特别是战略稳定，投入了大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资源，与美国进行了持久而艰难的交涉、竞争及合作。2021年2月俄美两国虽然延长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使核裁军合作得以延续，但是在反导、中导和其他战略武器方面的矛盾仍未化解，因此，未来俄罗斯将努力与美国弥合上述矛盾，争取签署《第四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也作好了与美进行战略武器竞赛的思想准备。俄罗斯将继续坚决地抵制北约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欧亚国家扩大的图谋，防止美国及其盟国把欧亚地区变成遏制俄的前沿阵地，或者在该地区制造混乱，以干扰俄国内发展。

其三，追求国际权力。作为俄罗斯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权力”目标包括：维护独联体地区势力范围及其“特殊利益”；巩固俄在叙利亚、朝鲜核、伊朗核等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保持俄美战略平衡与稳定，等等。俄罗斯通常使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来追求这些“权力”目标。但是，当政治和外交等手段无法奏效时，俄罗斯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选项，从俄格武装冲突以来，俄动武或威胁动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危机后，普京政府的维权手段变得强硬：不放弃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威胁，对叙利亚恐怖主义势力使用武力，也不惜与美欧进行经济和军事政治对抗。2021年，俄罗斯在俄乌边界的俄方一侧部署重兵，以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和北约在乌部署进攻性武器，同时威慑北约在乌及其他临近俄边界的国家的军事集结。

其四，力图维护和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机制。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

^①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 № 683, <http://www.scrf.gov.ru/documents/1/133.html#>

^② 柳丰华：《欧亚伙伴关系：中俄合作新议程》，载《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

个衰落的大国，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还是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作为一个现实的大国，俄罗斯都重视借助于既有的国际机制，塑造新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其权益。俄罗斯主张强化联合国作为国际关系调节中心的作用，反对单边主义和恃强动武；主张多边外交，反对集团政治；主张在平等安全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而不是在集团（北约）安全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地区安全新体系^①。俄罗斯主张将欧安组织建设成为全欧安全机制，反对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事务。在独联体地区，俄罗斯通过建立和发展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维护其主导地位。

其五，注重经济外交。俄罗斯一直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维护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促进其经济现代化，以增强其大国地位的经济基础。俄罗斯善于利用其能源杠杆和其他经济资源，追求地缘政治利益。

结 语

苏联解体至今，在国内外形势和领导人外交理念等因素的影响下，俄罗斯外交政策经历了亲西方外交、“多极化”外交、大国务实外交、新斯拉夫主义和大国权力外交等阶段的演变，逐渐完成外交转型。俄罗斯外交政策既因势而变，又变中有承，形成若干共识。俄罗斯外交政策共识包括追求大国地位、重视维护国家安全、追求国际权力、利用国际机制和注重经济外交等，将为今后俄政府所遵行。俄罗斯已经形成基于国家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维护民族文化认同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国际形势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俄罗斯重建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还不够稳定，它突出地反映在俄与西方、与独联体等地区或国家的关系上。

2020 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后，在理论上普京可连续担任总统到 2036 年。考虑到俄罗斯与西方的种种矛盾难以调和，莫斯科与基辅难以解决乌克兰危机等诸多因素，可以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普京政府仍将奉行大国权力外交政策。当然，不排除未来再次出现类似于“9·11”事件的足以扭转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程的重大国际突发事件的可能，只有在这种前提下，俄才有望根本改变其反西方、亲东方的外交政策。

（责任编辑 李中海）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53384>